

新編漢文讀本

簡野道明編

卷二

4a
820
0A44

41892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2
26000 68002

117
7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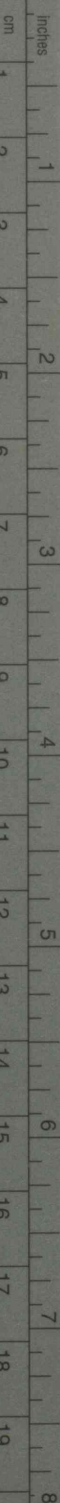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4a
820
明44

科文漢校學中 濟定檢省部文 年五十四治明
書用科教 日八月一

簡野道明編

新編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新編漢文讀本卷二目次

金鷄勳章	依田百川	一
靖國神社	依田百川	二
嵐山櫻花	齊藤正謙	五
芳野懷古 (練習)	藤井啓	六
芭蕉翁逸事	青山延壽	六
一徹誦詩	大槻清崇	八
千利休奇才	大槻清崇	九
細川藤孝歌學	大槻清崇	一〇
義家學兵法 (練習)	青山延于	一〇
荻生徂徠	原善	一一
格言 五則		一三

目次

送學生之東京	山田球	一三
離鶯說示塾生	柴野邦彦	一四
習說	尾藤孝肇	一五
君子慎其所與處	孔子家語	一六
延譽新誌敘	中村正直	一七
華盛頓謝過	中村正直	一八
格言五則	重野安繹	一九
東海道鐵道	川田剛	二〇
畫島 刪修	賴 襄	二二
重盛忠孝 一		二六
重盛忠孝 二		二七
重盛忠孝 三		二九
重盛忠孝 四		三〇

重盛忠孝 五	賴 襄	三二
重盛忠孝 六		三四
格言 三則		三五
宇治河先登 一	賴 襄	三六
宇治河先登 二		三九
義經襲屋島 一	賴 襄	四一
義經襲屋島 二		四四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四七
笠置之對	賴 襄	四九
赤阪城守	賴 襄	五一
兒島高德勤王	賴 襄	五三
題高德書櫻樹圖 (練習)	齋藤監物	五五
湊川之戰 一	賴 襄	五六

湊川之戰 二	賴	襄	五八
題楠公訣子圖 (練習)	賴	襄	六一
格言 三則 書經			六一
正行忠節 一	賴	襄	六一
正行忠節 二			六四
謁楠公墓遊須磨明石記	齋藤	正謙	六七
題常磐抱孤圖 (練習)	梁川	孟緯	七〇
宿生田	菅	晉帥	七〇
廣瀨中佐傳 一	土屋	弘	七〇
廣瀨中佐傳 二			七二
日本海之戰 一	依田	百川	七五
日本海之戰 二			七八
松前城下作 (練習)	長尾	景翰	八一

望海 (練習)	藤井	啓	八二
格言 三則			八二
甲越之戰 一	賴	襄	八三
甲越之戰 二			八五
甲越之戰 三			八七
川中島遊記 刪修	青山	延壽	八九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練習)	賴	襄	九三
春日山懷古	大槻	清崇	九三
京都名勝	依田	百川	九三
元就義戰 一	賴	襄	九六
元就義戰 二			九八
元就義戰 三			一〇一
嚴島	齋藤	馨	一〇三

藤吉奇智 刪修	賴	襄	一〇五
秀吉與輝元和 一	賴	襄	一〇八
秀吉與輝元和 二	賴	襄	一一〇
豐公征韓 一	賴	襄	一一三
豐公征韓 二	賴	襄	一一六
碧蹄驛之戰	賴	襄	一二〇
豐公裂册書	賴	襄	一二三
蔚山嬰守 一	賴	襄	一二五
蔚山嬰守 二	賴	襄	一二八
圓山應舉	菊池	純	一三一
埒檢校傳 節錄	依田	百川	一三四
陶器	重野	安釋	一三七
陶工巴律西傳	中村	正直	一四〇

新編漢文讀本卷二

金鷄勳章

依田百川

日本書紀、金色靈鷄、訓コガネノアヤシキトビ

勳章者、表勳功也。中古有勳等事。見於大寶令。西洋諸國有勳章。我邦亦倣之。有菊花寶冠。旭日瑞寶。諸章。而金鷄亦其一云。蓋神武帝東征長髓彥時。天俄暗黑。雷雨大作。不能軍。忽有一鷄鳥飛止。帝所持弓端。金光燦然。全軍大振。遂破賊。平之。是所以取名此章也。

朕惟ミルニ、神武天皇、皇業ヲ恢弘シ、繼承シテ朕ニ及ヘリ、今ヤ、復カニ登極紀元ヲ算スレハ、二千五百五十年ニ達セリ、朕此期ニ際シ、天皇裁定ノ故事ニ徴シ、金鷄勳章ヲ創設シ、將來武功拔羣ノ者ニ授與シ、永ク天皇ノ威烈ヲ光ニシ、以テ其忠勇ヲ獎勵セントス、汝衆庶此旨ヲ體セヨ、

明治廿三年紀元節、始造此章。詔曰、朕惟太祖神武帝、恢弘皇業、繼承及朕、算登極紀元、二千五百五十年、朕際此期、徵故事、創造金鷄勳章、授將來武功拔羣者、宣揚。太祖威烈、以獎勵忠勇義烈之士、汝衆庶敬體此旨。

(一) 恢弘 拔羣 宣揚 威烈 (二) 傳芳百世 垂功名于竹帛

靖國神社

依田百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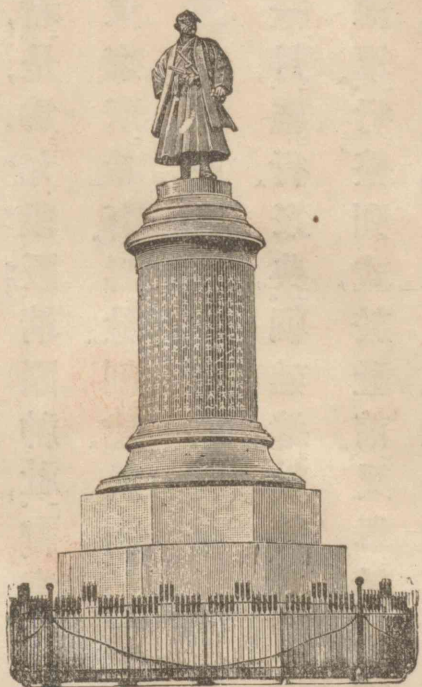
功績忠烈、以照映今古者、祀之禮也。中興前後、效死王事者、合祀之一祠、加以近時征清、征俄二役、死事者、是爲九段阪靖國神社。祠宇宏壯、園池蒼秀、實爲東京所希有焉。社創建於明治二年。初名招魂社。十二年、改賜今名。列別格官幣社。爾後以每歲五月十一日、施行祭典。朝廷遣勅使、賜幣帛爲例。本日命陸海軍、行整列式於社前、又舉競馬、角觝、烟火、能樂、諸戲、賽者如堵。社東向、其造構摸古式、無金銀丹碧之飾、純從素樸。然高潔清淨、使人生畏敬之心。境內多

如堵人多集貌、禮記、觀者如堵牆、

大村益次郎、周防人、唱用佛式軍制、爲守舊黨所惡、明治二年九月、斃于兇手、追贈從三位、

標表也、

植梅櫻、泉石極工、有假山、有瀑布、有噴泉、池水清澈、游魚可數、社前置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銅像、以其



大村氏銅像

中興時多功也、銅像西有一高樓、高聳雲際、爲遊就館、中藏今古

武器、及係兵事諸物、以供衆庶縱覽、又有戰事帶血武器、蓋悼其死、而標其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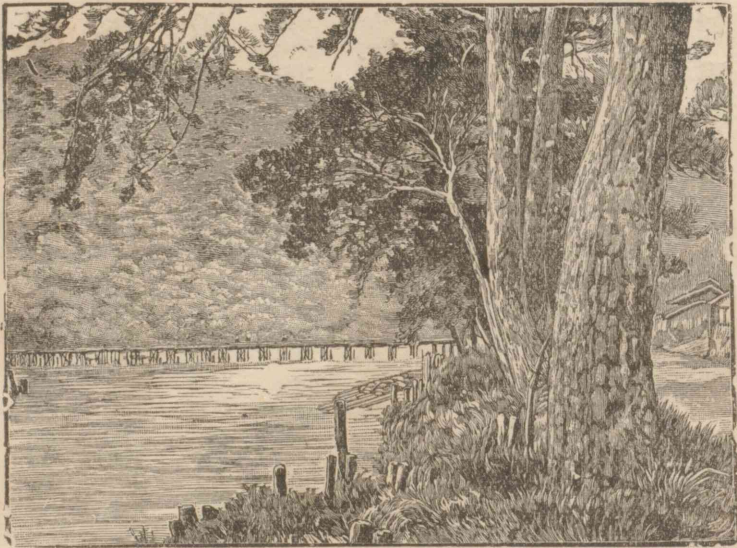
(一)績功績—蹟(古蹟) 澈(清澈)—徹(貫徹) 徵(徵兵)—微(衰微) (二)使

人生畏敬之心、使人起追慕之念、

嵐山櫻花

齋藤正謙

天下名花、古今首推芳野、余以爲芳野有山無水、未若嵐山之最佳也、嵐山花之多、雖遜芳野、巖榭牙而水清駛、方花時、望之、槎之泛、橋之臥、人之來往、坐立、宛在畫



嵐山、在山城葛野郡、下嵯峨村、

槎、音查、桴也、(イカダ)

嬋娟美好貌

圖中余謂梅花以月瀨為最而櫻花以嵐山為最皆兼山水之勝故也余嘗遊嵐山戀賞至夕不能去既遇月出益覺嬋娟遂留宿焉翌早候旭日升復出觀之芳霧藹然溢溪山又為一奇於嵐山之景庶幾盡之

(一) 槎牙 清駛 嬋娟 (二) 嘗遊嵐山將遊芳野未遊月瀨

芳野懷古

藤井 啓

古陵松柏吼天颯

山寺尋春春寂寥

眉雪老僧時輟帚

落花深處說南朝

芭蕉翁逸事

青山 延壽

藤井啓字士開號竹外高槻藩士慶應二年卒年六十
颯音標作颯同暴風從下上也俗作颯非也

松尾桃青結庵於江戸深川栽芭蕉一株歷年茂殖桃青愛玩因以自號元祿七年卒年五十一
徑直也

芭蕉翁伊賀人元祿中大和國武內村有孝女名今有至性人皆感動芭蕉一歲往在山城攝津閒將賞花芳野僅得金一兩以當路費聞今女名枉道造焉感其孝養且憐其窮乏乃出囊中金一兩贈之今辭不受芭蕉強與之去徑就歸途途遇一友人其人謂翁曰芳野花何如芭蕉語以其故友人曰翁平生心切於見芳野花今得路費而不為觀花費與之於人實為遺憾芭蕉笑曰予遊芳野為花之美也今幸視人之美者何恨不見花春者他時又至竟拂袖去

(一) 天颯 輟帚 至性 造 (二) 觀視 見 終竟 遂

一徹誦詩

大槻清崇

一徹、美濃人、初仕齋藤氏、後歸織田氏。
唐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中句、詩載本書卷五。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醺、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一)茗醺 從容 朗誦 猜疑 (二)挂 桂柱 詳 祥 伴 (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孔子家語

千利休奇才

大槻清崇

利休、名宗易、左海、字今作堺、紹鷗、竹野氏、稱大黑庵、
盧陸、謂盧仝、陸羽、俱唐人、精茶事。

千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祕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一)茶儀 帚痕 纖塵 瀟灑 祕訣 (二)段 假 殷 訣 缺 決 訣

細川藤孝歌學

大槻清崇

藤孝初仕足利氏足利氏亡後仕織田氏好學善歌兼明朝章典故削髮號幽齋

古今集古今和歌集之略醍醐帝時紀貫之等奉勅選

細川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久波行自我袖乃袂乃淚比延志果年盤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祕訣

(一) 縉紳 馬銜 深沈奧妙 (二) 銜轡 領額

義家學兵法

青山延于

源義家從父賴義東征平賊而還嘗詣關白賴通談

渠彼也孫子行軍篇曰鳥起者伏也武衡清原氏陸奧豪族金澤城在羽後仙北郡匡房爲太宰帥故云江帥

譯文笠蹄六卷徂徠著

征戰事時大江匡房在座聞之既而匡房退出私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從者竊聽而恚待義家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必有故追及謹請遂執弟子禮及征武衡方攻金澤城見飛雁亂行曰是江帥所教必當有伏分兵圍之果有伏遂擊敗之

未ダ兵法ヲ知ラズ、四字 必ズ當ニ伏アルベシ、四字

荻生徂徠

原善

荻生徂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幕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徂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笠蹄題言曰予十四流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閒十有二年日

與田夫野老偶處。尙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父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遍通羣書也。初卜居于芝街。時赤貧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前有豆腐商。憐徂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贈米三斗以報之。

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至簷際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

(一) 流落 田夫野老 府君 手澤 舌耕 赤貧如洗 (二) 講

說ヲ藉ラズシテ遍ク羣書ニ通ズルコトヲ得タリ十字

格言 五則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陶侃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
 不待人。陶潛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朱熹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禮記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親不待矣。韓詩外傳

送學生之東京 山田 球
 家有老父母而辭之遠遊。勉強者每日清晨遙拜畢。

陶侃晉人
 陶潛晉人
 定省溫凊
 風樹之歎
 山田球字琳卿
 號方谷備中人
 明治十年卒年
 七十三

揚子法言、孝子愛日、

輒復思今日光陰實爲可愛之日而費諸遊學闕定省曠溫清使父母懷遠望之憂爲天地閒一罪人矣然今日所學之業乃重大事件有勝於定省溫清者故競寸陰以成其業然後歸養奉歡僅足以贖其罪矣反覆思之而後速就業至於夜閒又把終日所學之業一一點檢考其重大果有勝於定省溫清者否心神已安而後敢就寢此則遊學中第一緊要之事矣若一日沒了這念則不孝之罪竟不得免焉

(一)點檢 沒了這念 (二)輒乃則 清(溫清)清(清濁) 寢(寢寐)

雞鶯說示塾生

柴野邦彥

柴野邦彥字彥輔號栗山讚岐

這是也

高松人文化四年卒年七十四

籠養小鳥者捕獲鶯雛患其聲澁濁就老鶯善鳴者使學其聲俗謂之附子雛初在籠遷躍上下躁然無少頃靜忽聞老鶯一哢便戢翼凝立如諦聽者越時始能動身既而低弄如學之者又如羞澁怕人聞者如此一兩日乃能放喉縱轉音響劉亮可愛云嗚呼微彼小禽尙思好其聲而知希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癸卯二月十三日聞之神川生書以示塾生

如羞澁怕人聞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習說

尾藤孝肇

兩兒相嬉在于聞巷之中跨竹而走驅犬而鬪其所

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洲伊豫川江人文化十

年卒年六十九
唐韓愈字退之
號昌黎卒諡文
公其符讀書城
南詩曰三十骨
幣成乃一龍一
豬詩載本書卷
五

夫子曰云云見
論語陽貨篇

爲莫不相似也。稍長各異趨舍。日疎月遠。其所爲莫不相反也。訖其壯也。乃一豬一龍。奚啻韓子所言而已哉。嗚呼。此何故也。豈非習使之然也歟。是故習可以成智。可以爲愚。可以成賢。可以爲不肖。習之於人所係。其不大乎。吾視馬之習于火者。聞災卽嘶。見燄卽馳。與常馬慄而卻走者。殆如殊其類。故君子慎乎習。習而不解。何憂其無成焉。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於人。其可不慎哉。

一豬一龍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君子慎其所與處

孔子家語

孔子家語十卷
作者未詳魏王
肅註
芝當作芷
朱に交はれば
赤くなる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延譽新誌敘

中村正直

禮記曲禮生曰
父曰母死曰考
曰妣

幼童之時。文采爛然。聲譽延於四方者。是其人洵足稱焉。而余則深知其父母之教養誠篤。日夜勲懇不已。有以致之也。猶記余之在襁褓。先妣教以天地日月等字。四五歲習字。先考見其佳者。喜甚。親往于市。買葡萄。啖余。每朝夕。考妣焚香禱神。以余之成立。余

患眼先妣誓終身不食蛤蜊。至今思之未嘗不汪然
淚下。感其恩之深而戰兢惕厲之念不能已于中也。
今此新誌所載幼童之作其秀拔英華讀者當自知
之。余特表其父母教育之恩山不足為高海不足為
深。幼童宜夙夜思之進修不息終始貫徹以壯以老
期乎大成慎勿朝榮夕萎失幼時之譽哉。

聲譽名聲榮譽 戰兢戰戰兢兢 夙夜夙興夜寐

華聖頓謝過

中村 正直

華聖頓少時將一營兵次亞力山大偶與沛業論事
不合語犯之沛怒以杖擊華倒地營兵聞之噪至欲

亞力山大在北
米勿爾吉尼州

石交謂交之堅
如石也戰國策
曰此所謂棄仇
讎得石交者也

圖報復華切請軍衆息怒回營華以為曲在我不可
不謝次日遣人言于沛曰欲於酒舍相見沛意是必
搦我與戰也至則案上陳酒罇不見兵器華起座從
容言曰人孰無過能改之為貴僕思昨日得罪於足
下足下亦業已報我若足下以既報者為足乎則僕
手在此願握手復為朋友矣沛遂輸心為石交。

格言 五則

子曰過則勿憚改 論語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論語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論語

月日
蝕蝕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康濟錄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孟子

東海道鐵道

重野安繹

鐵路之用以通有無應緩急固廣矣大矣不待言也而又有可以俯仰



古今挹攬形勝者東海鐵路自東京以至京都十數時間可以達百四十里程其閒眺矚之忽變感慨之所觸不遑枚舉也乘第一發汽車發新橋抵橫濱又西走過大船到國府津大船有抵橫須賀支線若遊箱根熱海者當於國府津

眇音勉斜視也

下車相駿之界有足柄嶺山重谷複其間鑿隧道架鐵橋者數所自國府津路漸躋登極則達御殿場御殿場在東海鐵路中為最高處自御殿場路低下車行太迅過沼津浮島富士川川西即為治承中平軍與源軍對聞水禽羣起聲相驚遁走處午時可達靜岡自沼津到此右顧則蓮岳聳雲表左眇則田子浦清見瀉與三保松原相對稱為東海第一景勝自靜岡西渡大井天龍二大川過濱松則有濱名湖架鐵橋其長在鐵路中亦為第一經豐橋岡崎日暮抵名古屋有關西鐵道可以達伊勢神宮發名古屋過

雍音用和也熙音起同禧和樂也

尾濃平野盡處為關原德川家康大破石田三成軍即此處也德川氏霸業實基於此今則山丘回互郊原荒涼感慨係之矣自米原沿琵琶湖東經彥根草津踰勢多抵大津湖上遙望比叡比良諸山風光明媚可愛過逢阪隧道則達京都百里之遠可坐而到豈非雍熙之化使然乎

(一)俯仰古今挹攬形勝不遑枚舉山重谷複郊原荒涼

風光明媚雍熙之化(二)忽忽枚枚舉枚枚畜復(重複)

復往復感慨勝概

畫島 刪修

川田剛

川田剛號瓊江備中人明治二

十九年卒、年六十七、
明治二十四年三月、

嶧、音益、山連屬者、

三十日、晴晨起、上舟、過杜戶、北指小坪浦、揚帆西馳、
達畫島、畫島又作江島、周圍里許、巖聳樹密、神祠佛
宇、茶肆酒樓、各倚勝地、北與固瀨村、隔一衣帶、白沙
平敷、可以徒行、猶恐其潮溢、路阻、架以長棧、乃渡、棧
登磴道、有祠宇、曰下宮、又登詣上宮、過華表、右見一
宇、是為本社、竝祀辨財天、社外地平、西南一隅、設小
亭、俯臨滄溟、遙嶧起伏、富峰特聳、雲表而大磯、小磯
亦在、水煙渺茫中、取縮遠鏡望之、見孤嶼、浮波閒、頭
戴白石、上尖下直、形類古烏帽、呼為帽子巖、亭下蟠
石、風潮吞吐、而斷崖削立、有暗窟焉、亦祀辨財天、東

北國紀行、一卷、
文明十七年、僧
堯惠著、
弘仁、嵯峨天皇
年號、
空海、讚岐多度
郡人、弱冠為僧、
至唐師慧果、阿
闍黎、大同元年、
歸國、創高野山
金剛峰寺、承和
二年寂、延喜中、
賜諡弘法大師、



泉滴、氣冷、炬火將燼、暗中摸捉、頭觸足蹶、衆懼匍匐、

鑑、謂之龍穴、北
國紀行、謂之蓬
萊洞、把炬而入、
左右兩穴、曰金
剛界、曰胎藏界、
各安石佛、石獅
等、相傳、弘仁中、
僧空海歸自唐、修法於此、種
種石像、即海之所造也、此閒

出自穴時漁夫羣集呼客客與錢輒沒淵捕鰓錢多則沒深鰓大少則反是阿堵果靈於神佛矣初來時列肆叫賣貝器喧鬧可厭因從別路還憩於岩本樓一衣帶華表縮遠鏡阿堵果靈於神佛

重盛忠孝一

賴 襄

後白河法皇

成親希為大將而不得故居常憤憤也

權大納言藤原成親為法皇執事平重盛娶其妹生子維盛又娶其女為子婦然成親居常憤憤遂圖滅平氏乃與藤原西光謀饗藏人源行綱密語之曰平氏專恣子所目也吾受院勅陰圖之而未得將率焉子源氏胄也盍為我將成殊功取顯位行綱諾之已

而行綱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乃夜馳赴福原告清盛曰嚮日新大納言氏俄要行綱于鹿谷謀云云聞法皇亦欲親臨焉因法印靜憲諫之而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清盛大駭直歸京師悉召子弟宗族遣檢非違使阿部資成就院中奏曰有凶徒圖滅臣宗臣且執而鞠之然事必有源是以敢奏法皇失色不知所答

- (一)將率率先兵卒 (二)子盍為名將立殊功 (三)敢テ告ゲズンバアラズ、四字

重盛忠孝二

西八條清盛別第所在

耦進二人竝進也

左大臣藤原賴長性慧黠世稱惡左府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

乃使人召成親。成親未知事覺。乃往。比及西八條。見甲士釋騷。心驚。及入門。平氏士難波經遠。妹尾兼康。耦進。猝之。囚於小室。將待昏殺之。久之。重盛至。衆迎而謂之曰。有大事。公來何晚。重盛曰。是私事。何言大事。入謂清盛曰。聞欲殺大納言。願再思之。兒豈以姻戚云爾哉。彼為名族。受君寵。未可以私怨殺也。往時少納言信西。興行死刑。發惡左府之墳。未二歲。信西之墓。亦為藤原信賴所發。善惡之應。殃慶立至。願再思之。出見經遠兼康。讓其亡狀。因戒之曰。慎勿使我公乘怒抵悔。乃歸。

(一)釋騷 耦進 猝之 姻戚 (二)憤憤 墳墓 私怨 寬恕 驚恐 放恣

重盛忠孝三

亟音極急也 阪上田村麿 保元後白河天皇年號 新院崇德上皇 重仁親王崇德皇子 故院鳥羽法皇 平治二條天皇年號

於是清盛乃被甲執長刀而出。召平貞能曰。亟戒將士。今舉朝之人。嫉我圖我。蓋謂我官爵踰分耳。在昔田村丸微者也。以平東夷功。超拜大將。他多類此者。豈獨淨海淨海。勤勞非一日也。保元之變。我宗族大半。赴新院。且重仁親王者。我父所覆育也。而我思故院遺詔。獨屬官軍。終克平亂。逆平治之變。信賴義朝之猖獗。吾而自愛事。未可知。重命輕躬。夷滅凶黨。以

細人同小人

至於收經宗。惟方等數冒大難。無非為官家者。以此言之。官家恩宥。雖窮子孫。可也。今乃輕信讒言。欲見族滅。即母告者。豈不危殆。異日細人有再進言。則下宣討我。目我為賊。不可悔也。吾欲先發移之。烏羽宮。否者。請幸於此耳。北面奴輩。或且扞我。亟戒將士。

(一)猖獗 恩宥 族滅 危殆 (二)覆育 覆沒 悔 悔 誨

重盛忠孝 四

叩同扣、牽也

有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

闕宮門也

呿音加啓口也

間近日也

彙類也

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為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呿甲。覩謂



重 盛 平

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閒羣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

待事定。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

(一)旗幟 羣小彙進 輕躁之君 (二)亟數 遽急速 (三)我

且ラク一邊ニ幸センコトヲ請ヒテ以テ事ノ定マル
ヲ待ダント欲ス、十一字

重盛忠孝五

佛說、以天地國
王父母衆生爲
四恩、
平將軍、貞盛、
刑部卿、忠盛、
反脣、心不然而
誹之也、脣俗作
脣、
駢音片、竝也、
叨音刀、濫也、
艾、盡也、

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
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
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
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
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
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
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

較音覺、著明貌、

源下野守、義朝、

六條判官、爲義、

感音戚、憂也、

有不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
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
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
撫循、士願爲重盛死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
守、以救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
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觀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
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感、不若死也。大人
必欲遂今日之舉、先刎重盛首、而後發。且言且泣。舉
座感動。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
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

- (一) 反脣 駢植 未艾 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
- (二) 覲(瞻) 覲 (三) 重盛ノ爲メニ死センコトヲ願フモノニ
- 百餘人アリ、十字

重盛忠孝六

重盛願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慫慂之也。出救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剝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貞能往護清盛。

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真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

老耄 匡救 慫慂 憂慮 惶懼 慙愧

格言 三則

忠孝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論語
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孝經
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

宇治河先登一

賴 襄

源義仲縱兵暴掠京師，後白河法皇患之，屢使使召賴朝。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終反。賴朝乃檄八州將士討之。時元曆

源賴朝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

元年正月也

罷疲也

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深淺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浮島原在駿河、時富士川水漲、不得渡、故止陣于此、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慍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廢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廢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

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

宇治河先登二

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擿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

脛音灰。聞聲也。喧也。擿音他。擊鼓也。

亂爾雅水正絕
流曰亂註橫流
而濟之也
給音隊欺也
條音刀編絲繩
也

勿使敵射我泐者泐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
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
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
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
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
登第一景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
之中其馬重忠泐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
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

(一) 嘶 廬舍 功最 聳厖 馬條慢矣 超乘 辟易 (二) 檄
(檄文) 激奮激 邀邀擊 撤撤 給怡殆 (三) 皆具善馬可以

騎渡以可死而不死者懦夫也。

義經襲屋島 一

賴

襲

源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
遣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
兵士寢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
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
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鑿之而
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文治元年二月發京師儀
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
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

寢漸也益也

渡部在攝津

艦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
 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
 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
 爲快而已。公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爲。若義經
 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
 「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
 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
 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
 具糧食。卽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
 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

尼子浦勝浦在阿波

中山在阿波讚岐之境

內府宗盛也

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
 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
 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
 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
 衆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
 良遠以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
 至中山。見一卒齋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
 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艤淀
 河。子必途覩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齋誰
 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

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為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

義經襲屋島二

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

稍一本作稍稍

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陸奥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奥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衆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

扱、音插、取也、收也、

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鉤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奥、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鑿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鑿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嗣信肯謝而絕。

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賻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

(一)曠日彌久 野猪而介 命中 (二)鑿(塵敵)塵(塵埃) 貽(贈) 贖

了伯聽平語

大槻清崇

佐野在下野、佐野房綱、剃髮號了伯、居天德寺、慶長六年卒、年四十四、平語平家物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伯、屬北條氏、驍名夙顯、嘗招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警師為唱一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嗚咽歎歎而不可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

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我用也。顧高綱之辭。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睫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爲也。

(一) 嗚咽歔歔 赫赫 自刎 感慨悲壯 (二) 驍名 功名 才名
 一虛名 (三) 甚可樂也 可甚嘆也

笠置之對

賴 襄

笠置山在山城

後醍醐帝在笠置山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禱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

文。文字也。
 蓋帝託諸夢以神之也。

志貴山在大和

第 二期

天子居曰宸宸慮猶言聖慮也
赤阪在河內
菅原郡宮内
菅原郡宮内
菅原郡宮内

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卽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阪，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

草蔽通蔽陰山
間使敵不見也
俟一本作埃同
隻奇也，掀音兼
高舉也
肉薄謂體與體
相附著也

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赤阪城守 賴 襄
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阪城。城纔成，取農粟以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阻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

焦爛、火傷也。

奔命、謂奉命而奔走也。

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鈎鈎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軍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誡曰：「度我遠。」

承久之役、北條義時、徙後鳥羽上皇於隱岐。

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弗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藤原氏從。

可隻手掀耳 肉薄攻之 持久計 使彼疲奔命

兒島高德勤王

賴

襄

志士仁人云云及見義云云論語之語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知而不為是無勇也舟阪山在播磨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和勾踐

兒島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為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阪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開道至杉阪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聞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反國與范蠡治兵後伐吳滅之事詳本書卷三吳越興亡篇高德以勾踐比帝以范蠡自喻也

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遙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及流皇子尊良宗良恒良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師矣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

題高德書櫻樹圖

齋藤監物

踏破千山萬岳煙

鑾輿今日到何邊

單蓑直入虎狼窟

一匕深探鮫鱔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

回天事業奈空拳

齋藤一德稱監物水戶人萬延元年三月三日與同志要擊井伊直弼病創而死七音比短刀也九天九重之天

指天皇

數行紅淚兩行字、付與櫻花奏九天。

湊川之戰一 賴 襄

北畠顯家爲鎮守府將軍、鎮陸奥、

延元元年四月、尊氏大舉東上、水陸並進。義貞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

前役謂往日尊氏自鎌倉西上之役、

櫻井在攝津、

殉同徇

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

去歲云云曰建武二年義貞奉勅伐尊氏於鎌倉敗還

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顧去歲敗於關東。今復未拔一城。何以復命。我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殫高時。後攘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訣飲終夜。

湊川之戰二

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湊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

和田崎。在神戸之南端。

一敵將。藥師寺十郎次也。

耦。偶也。耦刺。謂二人相對偶而

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竝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

刺也

元、首也、
義故、猶言義舊、
舊恩所結不相
忘也、

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
軍使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
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
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闚之、則執父所授刀、將
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遣歸汝、
豈教汝自殺也。汝啣遺命歸來告我、而女先忘之。惡
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為志、常
與兒童嬉戲、為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為斬首狀、曰、獲
尊氏元也。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
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三位左近衛中將。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圀、立
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題楠公訣子圖

賴 襄

海甸陰風草木腥。

史編特筆姓名馨。

一腔熱血存餘瀝。

分與兒曹灑賊庭。

格言三則

為下克忠。書經

以孝事君則忠。孝經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書經

正行忠節一

賴 襄

正平、後村上天
皇年號、

箭尾、在河內、

落居也、人所聚
居之處、曰聚落、

住吉、在攝津、

楠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
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千騎來攻、未、
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
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謀、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為、
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
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
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
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
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
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

渡部、在攝津、

逆賊、斥、足、利、氏、

燼、火、餘、也、餘、燼、
喻、餘、黨、
國、讐、亦、指、足、利、
氏、
渠、帥、指、師、直、

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渡、部、溺、者、無、數、京、畿、
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
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二、十、餘、州、兵、
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擊、正、行、正、行、與、弟、正、時、率、諸、
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
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
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
合、餘、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
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
下、為、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

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

正行忠節二

兩捷謂譽田林
天王寺兩役
殺音再減削也
正行率衆拜後
醍醐天皇廟題
和歌於如意輪
堂壁
還らじとかね
て思へば梓弓
無きかすに入
る名をぞ留む

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泣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明年正月，北軍至四條畷，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

綴，牽制其軍也。

披靡，震懾貌。
師直臣上山六郎左衛門。

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過。賊隊又至，與賊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偽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蹴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

晡申刻也、今午
後四時、
索盡也、
北向、言至死猶
欲報尊氏也、
延元元年正成
戰死、正行年甫
十一、正平三年
正行戰死、則二
十二當作二十
三、

可嘉也。自斷袖裹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
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
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追、令其裨
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
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
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
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爲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
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刃。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
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
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病死。

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
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
十三人悉死之。

(一) 諜知之、羸弱、渠帥、股肱、殊死戰、自晨至晡、(二) 一以
テ百ニ當ラザル無シ、六字、切ニ希クハ一タビ天顔
ヲ拜シテ行クコトヲ得ント、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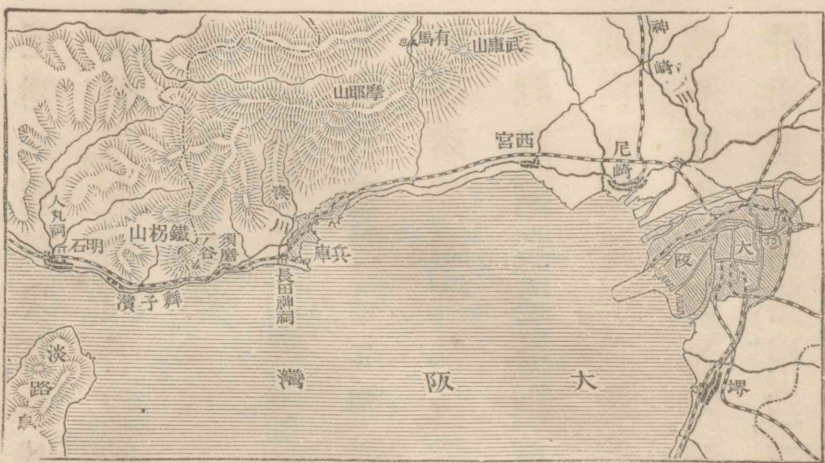
謁楠公墓遊須磨明石記 刪修

齋藤正謙

天保四年九月、
嫣然巧笑貌、

二十日、葍食、發大阪、渡神崎川、武庫、郁李、摩耶、諸山、
駢列、雲表、嫣然、相迎、三里至尼崎、又二里至西宮、有

頓下首也、類額也、頓類下首額觸地也、



蛭子祠廟屋宏麗自西宮濱海五里至湊川楠公墓在焉碑面八字大書深刻天下人所徧識余齡未卺既已誦之欽其忠烈今始得拜其墓頓類抵地頭面盡受污泥不顧也過川則爲兵庫瓦屋櫛比日已晡乃就宿焉二十一日早發過長田神祠此閒古墓纍纍相望皆爲平氏將士死

隱隱不明貌、
敵音昌高平而
可遠望也、
ほのぼのと明
石の浦の朝霧

壽永之役者至須磨戶戶垂簾云是行宮遺風未知然否入觀祥福寺號曰須磨寺堂宇古朴堂下西轉有古墳榜曰平敦盛首冢據平家物語則知其爲僞妄也數百步至一谷兩崖峻絕七八丈西崖上頗廣平爲行宮之墟其西爲二谷又其西爲三谷路旁有一石塔相傳亦爲敦盛墓鐵柵鉢伏二峰傾翠臨谷源判官當日之威猶有存者至舞子濱松林連翠下則白沙望淡嶋於波閒相距可一里隱隱認民舍至明石謁人丸祠地勢高敞俯瞰海面嶋嶼盡露布帆往來其閒甚有佳致余髫髻以來誦人丸歌知其爲

に、島かくれゆ
く舟をしぞ思
ふ、

絶唱。今來此閒、益知其語之妙也。

(一) 蓐食 峻絶 絶唱 (二) 嫣然 曩曩 隱隱

題常磐抱孤圖

梁川孟緯

雪滿笠檐風捲袂

呱呱索乳若爲情

他年鐵枴峰頭嶮

叱咤三軍是此聲

宿生田

菅 晉帥

千歲恩讎兩不存

風雲長爲弔忠魂

客窗一夜聞松籟

月黑楠公墓畔村

廣瀨中佐傳一

土屋 弘

廣瀨中佐、名武夫。世仕岡藩。父曰重武。明治維新之

菅晉帥、字禮卿、
號茶山、備後人、
仕福山侯、文政
十年卒、年八十、
所著有黃葉夕
陽村舍詩十卷、
岡、豐後直入郡
竹田町別稱

拳法、所謂柔術
也、

瞪若、張目直視
貌、
卷舌、驚貌、



像銅佐中瀨廣

際、以勤王著。中佐少有膽力。學於海軍兵學校。兼修
拳法。業成。任海軍少尉。後進中佐。二十八年、命遊學

露國。蓋留六

年矣。一日露

將謂中佐曰

「貴邦人體軀

短小、恐非我

敵。」中佐笑曰

「請嘗試之。」幸擇力士三人當我。既立庭上。三人進搏
搯之一掉。皆倒。衆瞪若卷舌。事聞。露帝欲親覽其技。

覘音點窺也候也
也詞音圭候伺也
也覘詞見于唐書
李思行傳候伺也
探偵也

令選膂力超衆者與之角亦皆敗帝深稱其勇武侍
從少將某進奏曰渠非獨武力卓越神識透明析理
精密非尋常壯士也後某欲女以其女固辭蓋有所
深慮也當是時露人有并吞東亞諸邦之志中佐夙
察之及辭露都專意覘詞遂駕橋車越興安嶺沿黑
龍江時方嚴冬冰雪堅凝寒威裂肌所過數千里山
川形勢關寨要害莫不討窮竊有所期於他日云

廣瀨中佐傳二

三十七年二月征露之役興中佐躍然起曰吾報效
之時至矣與同志士淺閒艦長八代六郎海軍中佐

艤音蟻整舟向
岸也

有馬良橘建議填塞旅順港東鄉司令長官可之乃
艤五艤曰天津曰報國曰仁川曰武揚曰武州分乘
死士七十七人滿載巨石爆藥而發時二月二十四
日午前二時也中佐駕報國號風怒浪激四顧昏黑
不辨咫尺乍認老鐵山燈臺纔得進近點電燈標前
程突至港口敵覺之照以探海燈海陸發砲拒之丸
如急霰五艤合勢冒進各占位自爆而沈中佐已移
輕舸竿頭掛手巾以爲標識候救護艦來轉乘而還
不失一人三月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再艤四
艤曰千代福井米山彌彥與死士六十五人赴港口

蓋以前役封鎖功未完也。此行中佐坐福井號部下
 有兵曹長杉野孫七衆推膽勇特在艙底執役敵放
 水雷船破中佐跳脫與諸兵士入別舸而不見杉野
 三反搜索不得潮水漸沒甲板不可少留乃去歎息
 曰惜夫喪我一勇士矣時敵砲叢射折樞摧舷巨彈
 俄奪中佐而飛舸上僅遺一片肉耳後數日杉野屍
 浮於港口實在我所沈福井號側敵將以禮厚葬之
 云。

外史氏曰吾聞中佐爲人雄健明決兼富仁慈平生
 狎幼兒欣欣相嬉娛而怒則如夜叉又有文才陣中

磅礴廣被也充
 塞也磅一作旁

寄親戚諸友書通覽詳悉條理秩然論者或謂可充
 一部戰史嘗著正氣歌其中有言一氣磅礴萬古存
 七生人間報國恩平生所養如此嗚呼是豈尋常武
 弁所企及哉

- (一) 規詞橈車標識 一氣磅礴萬古存七生人間報國恩
- (二) 明覽通覽通暢 武弁明辨雄辯辯髮花瓣多多益
 辦

日本海之戰一

依田百川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四日露國第三艦隊旗艦傳信
 號於各艦曰期疾合第二艦隊五月五日至安南洋

邀音幼同要

與第二艦隊合。後數日，司令長官羅希也斯德烏延斯奇，招集諸將，大議前途方略。或曰：日本海敵艦不可侮，不如迂回太平洋，出宗谷海峽，以達烏港。或曰：出太平洋，衝日本沿岸，更決死過津輕海峽，以達烏港。時一艦長奮然起曰：吾輩萬里絕海而來，何為避眼前敵，遠出太平洋。不如一舉屠臺灣，出彼不意，以制勝也。烏延斯奇宣言曰：諸君說皆非也。我艦隊直經對馬海峽，向烏港矣。議乃決。先是我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聞露國艦隊之來支那南洋，欲邀擊之。我近海集全力於朝鮮海峽，以俟敵艦北上。

宇久島，在肥前國西北方海中，周回九里弱。

遣哨艦數隻警戒南方，命諸艦隊各整戰具，臨敵直赴。二十七日午前五時，南方哨艦信濃號發無線電信報，敵艦北來，若將向對馬東水道者。於是全軍踊躍直發，各就部署。午前七時，左翼哨艦和泉號報敵艦在宇久島北西二十五海里，航進北東。既而露國艦隊三十八艦，舳艫相銜，駛入對馬海峽。當是時，我東鄉大將所率主戰艦隊與第二艦隊司令長官上村中將所率裝甲巡洋艦隊及瓜生戰隊各驅逐艦踵進至沖島。第三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片岡七郎所率巡洋艦隊及中將出羽重遠少將東鄉正路

所率兩戰隊亦皆來會焉。

日本海之戰二

先是東鄉大將欲誘致敵艦以我主力擊破之於是
 午後一時五十五分下開戰令傳信號於全艦隊曰
 「皇國興廢在此一戰各員奮勵努力而主戰艦隊暫
 向南西與敵艦逆航二時五分急東折轉其正面為
 丁字陣斜壓敵艦先鋒命出羽重遠片岡七郎瓜生
 外吉東鄉正路南下衝敵艦後敵艦少轉舵右舷二
 時八分開砲轟擊我艦不應及至相距六千米突猛
 然開砲攢擊敵艦左右先鋒於是敵艦縮於東南左

舵音他一作舵
正船木也

右兩列共轉針東方成單縱陣與我並航而其左列



敵陣大亂焰煙蔽海初出羽重遠片岡七郎瓜生外

先艦窩士拉比
 耶為我砲彈所
 擊破他諸艦多
 發火而走當是
 時我裝甲巡洋
 艦隊亦布列主
 戰艦隊後距離
 愈迫轟擊愈急

俘音浮軍所獲也

吉東鄉正路之南航衝敵艦後也與敵軍巡洋艦六隻開戰以我駛力優快忽出其右忽回其左旋轉圍繞正奇互用交戰約三十分時敵軍潰亂當是時敵艦南北全軍既敗潰分裂是日及翌二十八日為我軍所擊沈者二十隻為我所捕獲者五隻司令長官烏延斯奇以下將校士卒七千二百八十二人皆為我軍所俘虜蓋死者不下一萬人初我艦隊之守朝鮮海峽也自波羅的艦隊發法屬印度杳不知所往者數日士官等或疑以為豈非出太平洋乎非過宗谷海峽乎將非過津輕海峽乎羣疑紛然獨東鄉大

流言無根之言也

將默而不言戰後敵降將涅菩加多夫與大將會話次日閣下之方略固我所感歎不能措也獨怪閣下何以豫知我艦隊必出對馬海峽大將曰公等艦隊種種流言雖如示出津輕或宗谷海峽者吾信公等必出對馬海峽何者如津輕宗谷今時濃霧易起非行大艦隊之地吾知公等流言即不過惑我耳

(一)邀擊 哨艦 舳艫相銜 焰煙蔽海 駛力優快 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二)豈非出大太平洋乎 豈尋常武弁所企及哉

松前城下作

長尾景翰

海城寒柝月生潮

波際連檣影動搖

長尾景翰字文卿號秋水越後人寒柝謂寒夜擊以警夜者柝音

託
北辰北極星
莊子逍遙遊篇
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

涓涓小流也

從此二千三百里

北辰直下建銅標

望海

藤井啓

鵬際晴開九萬天

無人之島定何邊

追風狂浪如奔馬

忽觸巉礁碎作烟

格言 三則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漢書

涓涓不止將成江河

孔子家語

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君子

之勇也

甲越之戰 一

賴

襄

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椎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長尾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栴檀野賊將江波某伴降設

天文二十二年五月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滿親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上杉謙信言曰僕等為武田信玄所侵略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為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為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

奔于路、迎為景、
陷而殺之、
程、道里、頓、止舍
也、
樹旗、言欲為霸
王也、

庇、庇護也、

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為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

詰朝明朝也、

卯今午前六時、
未午後二時、

雌雄猶勝敗也、
既望十六日也、

清真為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為圓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及駿河七將皆死。越後兵亦多死傷。引兵歸。

甲越之戰二

二十三年八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不出。閒日。謙信使村上義清

緹大索也

騮馬赤馬黑鬣也

豎子斥信玄

湍急流也

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
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十七合迭有勝敗
信玄潛下令張緹犀川而渡伏旗幟徑蘆葦中直襲
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定行等
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一
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
信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
刀擊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
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
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

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
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
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

甲越之戰 三

弘治後奈良天皇年號

弘治二年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
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遠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
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
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
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
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

戶神山在信濃

凡物單曰隻，猶言一騎。

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鑿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

疏開也。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也。

伏兵曰覆。

老疲勞也。

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閒挑戰。伴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覆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爲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

川中島遊記 刪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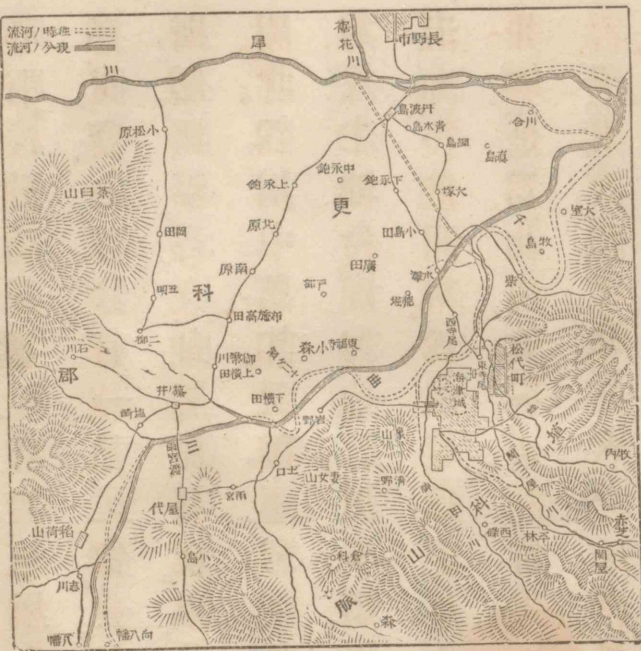
青山延壽

明治十五年九月

三日買車赴西條山。至犀川，奔流如箭，岸闊水淺。川心有沙洲，蘆葦叢生。假設板橋架之，洲上有茶店，可憩。又度一橋，達丹波島。二橋長各三四百閒。從此南，所謂川中島之地，屬更科郡。以其在犀川、千曲川兩閒，呼為川中島。即武田上杉龍戰虎爭之地。島中今有二十餘村，別無地名。川中島者，蓋古者兩川之閒，沮洳後世開墾為田，竟為聚落也。自丹波島南赴篠井驛，是為北國大道。余左折過田圃，閒有八幡原者，古墳累累，即埋戰死者之地。渡千曲川，橋比犀川水流稍緩，無復沙洲。過田圃十餘町，出松代町。町南有

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

謙信為彈正大
弼，故曰霜臺公。
霜臺彈正臺唐
官名。



城址。即海津城。高阪昌宣所守。後為真田侯治城。初

說其尤高而坦處為公牙營。其山脊柿崎景家所陣。

武田氏築此城，以待北兵。故當時呼云待城。後遂改松代。松代待城，國音同。過坊市，舍車赴西條山。山乃埴科山脈，支出者霜臺公置陣地。土人猶

其東隔圍有一高岡。直江兼續陣址距海津十七八町。距武田氏所陣兩宮渡一里半。兩宮渡距八幡原亦同。登山町餘有一社。又少登有招魂社。社後有戊辰死國事者墳。山上眺矚最佳。千曲川遶山趾東去。川北即川中島。其西有兩宮渡。東則海津。二雄躍馬角逐之地。今皆雲散鳥沒。不知何地。感慨懷古不能去。

(一) 奔流如箭 蘆葦叢生 龍戰虎爭 角逐 雲散鳥沒

(二) 累累纍纍 山趾城址

題不識庵擊機山圖

賴

襄

謙信號不識庵。信玄法名機山。大牙主將之旗也。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十年磨一劍。唐買島句。

鞭聲肅肅夜過河。

曉見千兵擁大牙。

遺恨十年磨一劍。

流星光底逸長蛇。

春日山懷古

大槻清崇

春日山頭鎖晚霞。

驂騑嘶罷有鳴鴉。

憐君獨賦能州月。

不詠平安城外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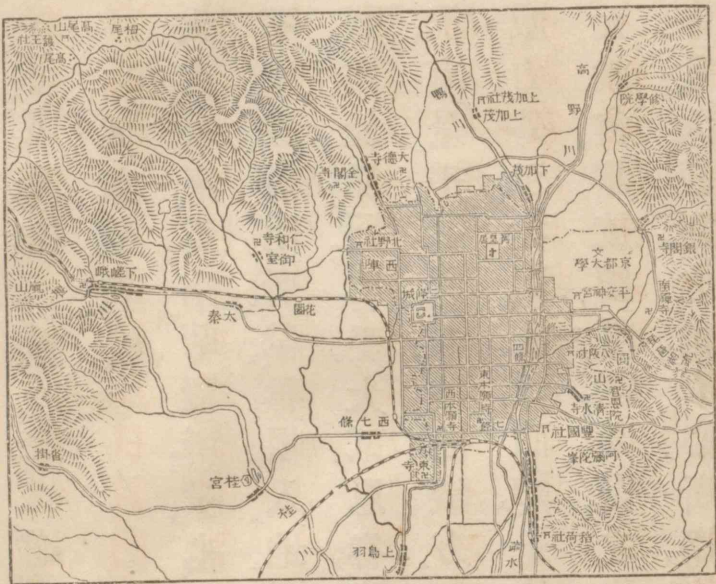
京都名勝

依田百川

京都又稱西京。以對東京也。在山城國。東西一里餘。南北一里有半。東西北環山。有鴨水東流。清冽無比。蓋山水明媚。為全國之冠焉。往昔桓武帝奠都於此。明治初。車駕遷東京。蓋自桓武帝時相距千餘年。為

歷世帝都、屢經兵燹、然神祠佛刹、存者猶多。造構古雅、可以徵舊典、可以觀往迹也。舊皇居在市東北。紫宸、清涼、常寧、諸殿、及日月門、不改舊觀。又有二條城、桂宮、修學院、離宮、殿閣高敞幽雅、庭園瀟灑清潔、使人有遊仙境之想。神祠之有名者、加茂、八坂、北野、護王等是也。寺院則智恩院、及東西本願寺、金閣、銀閣、清水、仁和、大德寺等、泉石之巧、建築之妙、他州所無也。遊賞之地、則嵐山、御室之櫻、梅、尾高尾之楓、四條之納涼、圓山之眺覽、為最焉。而圓山之垂絲櫻、其蔭覆百畝、花爛漫如紅雲、涌出實壯觀也。其他不可勝

見渡せば柳櫻
をこきませて、
都ぞ春の錦な
りける、古今集



雕刻及諸製造器具、莫一不精美焉。蓋千餘年風氣

數古歌云、都之春成錦、其盛可知矣。此地亦以美術巧藝著名於天下。就中西陣、絛織最美。金欄、錦、縹、紬、緞、在他州不得摸擬也。又有友禪、鴨川、染、絹、渲法、巧麗、為世所珍異。其他磁器、漆器

自然致之豈偶然已哉。

清冽 奠都 車駕 兵燹 佛刹 高敞幽雅 摸擬

元就義戰一

賴 襄

大內義隆爲陶晴賢所弒也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燄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天文二十二年元就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謀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

大內義隆爲太宰大貳故云、衡所以平輕重也、爭衡言爭強弱也、

天子之言曰制謂允可之也、津和在石見

银山草津櫻尾折敷畑琥珀共在安藝骨鯁忠直之士也、直言難言如骨拂咽也、

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弒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卽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讐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取银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閒言興房送款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

反間、謀也、謂反其說離間之也、

石見發兵東下。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津。我悉衆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己斐新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爲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卽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

元就義戰二

若山岩國共在周防、

孱弱也、

極其醜詆言極惡言毀辱也、

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降。」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鳴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爲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

土豚、俗所謂土
俵也、

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
城爲內應、晴賢決意攻嚴嶋、十月、建牙塔岡、燒居舍、
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烏銃
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遣書元就曰、公爲
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之、
嚴嶋、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
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
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衆而鋒愈鈍、我以死
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
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

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

元就義戰 三

閑習也、

累累相連續不
絕也、

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竝招之、
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
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大
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
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
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
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
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

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遏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崑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

凱兵樂也

其首曰弑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嶋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彼凶饒方ニ熾ンナリ未ダ與ニ衡ヲ爭フ可カラズ宜シク内威力ヲ養ヒ外柔弱ヲ示シ聲ヲ觀テ而シテ動クベシ二十三字

嚴島

齋藤馨

嚴島周廻七里至絕頂半里餘曲磴盤旋如煙繞樹見泉淙淙下爲白絲瀑有一堂衆人雜沓曰僧空海關山所置神燈至今不滅此日分其火炊飯以供神人食其餘每歲爲例自此以上巨石層沓詭形爭出

傳授直見雅懷伊

嶂山文高險而如屏者也。縹緲遠視貌。縹通作眇。

瀟灑江山不見塵

靈塔塔煙疑三辰雲

祠壇潭水清仙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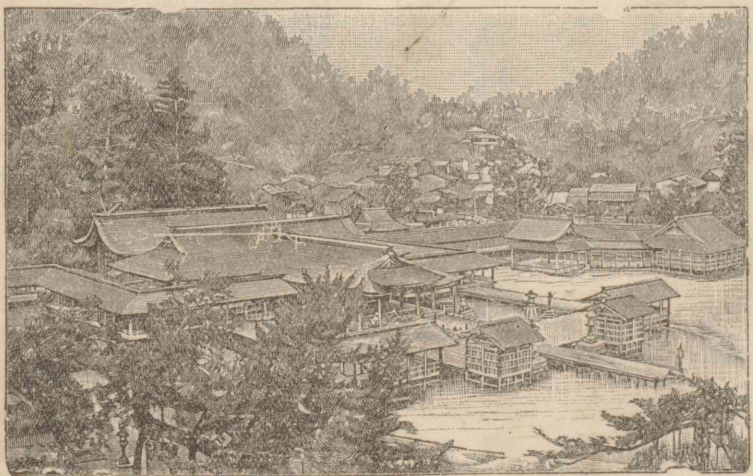
白雲洞寂對吟客

紅葉溪清多鹿人

吟好未遊秋九月

滿林錦繡散成新

名皆陋或託神異不足紀。但頂上南眺豫山讚嶂東至三備洲渚歷落縹緲無際頗為宏敞之觀此島與天橋松島稱三勝而天橋吾未之見若松島則兼適麗雄奇之致此地既缺道麗而雄奇亦不足比獨堂廟幽美為愈耳世稱嚴島以人力勝信然堂祀天女。



激灩水溢貌又水動貌。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後昆同後世昆後也。

在，山下海濊潮滿則堂浮水上。長廊百八間左右懸燈。夜點火影與波映激灩生色。是日伶人奏舞笛聲嘹唳海魚欲出。天文中毛利元就討陶全姜營壘即在島中戰國之時何國無戰而求其義戰如毛利氏者甚罕宜其餘慶流于後昆也。島人甚惡死又以婦人產子為穢皆移諸外地是風俗之異者。夜乘舟至小形。

(一) 曲磴盤旋 淙淙 詭形 洲渚歷落 縹緲無際 道麗 雄奇 激灩 嘹唳 (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易經

藤吉奇智 刪修

賴 襄

諸之於
盃何不
耳而已
梅之焉

疆疆
場強

與助豐臣秀吉
幼名

清洲城址在尾
張西春日井郡
清洲町北方

織田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略四疆，與助以爲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爲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爲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爲奴，常拏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此者數。信長寢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歎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

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爲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爲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爲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勵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

小牧在尾張東春日井郡

如此因加俸升為吏是歲永祿二年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徙小牧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罪當死凡藤吉言事輒見叱斥衆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

(一) 擊鞋以從 彌月不成 子好為之 吾不復管也 獎勵督促之 (二) 四疆四境 侵晨冒曉

秀吉與輝元和 一

賴

襄

天正十年四月秀吉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

高松城毛利氏將清水宗治守之

機音草澤中守望草樓也

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廂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益築防使峻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為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舉來援請出大旆分軍為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

光秀數為信長所辱深懷怨望事詳日本外史織田氏紀下

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

秀吉與輝元和二

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覽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

城將即清水宗治也時有僧惠瓊者歸心於秀吉為講和議秀吉曰使宗治自殺則我可以去也惠瓊以告元春隆景二人弗肯惠瓊自入城諭宗治宗治乃乘舟出城自殺舟中事詳野史

寺弒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隄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卻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廢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

雲蒸龍變謂英雄乘時運崛起語見史記彭越傳

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祕其事。速成前議。今正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讎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

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

(一)大旆掩擊掃蕩天下 雲蒸龍變兼程疾行 (二)莫今日若莫若今日 無物可比無可比物

豐公征韓一

賴

襄

秀吉之在關東也遊於鎌倉觀源賴朝塑像進撫其

先是秀吉討北條氏政於小田

原滅之、
塑像、擬土以作
肖像也、
賴朝系出自清
和天皇、故曰名
族、
應永八年、足利
義滿私遣使明、
明主以義滿封
日本國王、永享
四年、義教又遣
使稱臣、明使報
聘、義教亦遣使、
明神宗名翊鈞、

背曰、若我友也。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然若
承藉名族、不如吾起人奴也。吾欲遂略地至明。若以
爲何如。初、秀吉爲織田氏、徇山陽、請攻韓、及明。後常
思成其志。明主嘗與足利氏修好。而韓兩屬其間。常
奉朝貢於我。及足利氏衰、我西南海盜、數侵明境。明
韓皆與我絕。而海賈互市不絕。我對馬島距韓甚邇。
島主宗氏世置吏于韓、釜山浦至豐臣氏時、明民或
有來投者。秀吉聞、明主朱翊鈞失政、武備不具、益思
窺之。其定畿內、以橘康廣嘗諳韓事、擢爲使者、徵朝
貢于韓。不得要領而還。秀吉疑其與韓有私、族誅之。

阻、隔也、格、止也、
言不奉行帝命
也、

及定西海、宗義智送款焉。秀吉命掌使事、將伐關東、
遂遣義智與僧玄蘇往韓。會琉球入貢、秀吉囑其國、
求通於明。曰、明不聽我事、我當發兵伐之。琉球王尙
寧告之。明不聽。義智至韓。韓王李昫乃使其大臣
黃允吉、金誠一隨而入貢。秀吉既至、自伐關東、見韓
使者、乃命史作書以答之。曰、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
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屬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
命。秀吉爲之憤激、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
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
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

斯語辭

喝、訶也、作恐喝之辭、以相脅也、

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導。

豐公征韓二

因遣平調信、玄蘇與偕。韓王得書、疑懼、誠一以爲虛。喝王使之私饗二人、探其情實。調信曰：我主欲通明。

依違、言不決也、鼠性多疑、出穴觀望、一前一卻、進退不決、故謂人遲疑者曰首鼠兩端、

忽忽、不省事貌、悒、不安也、悒鬱、心結而不暢貌、

明不答禮。故欲伐之耳。貴國蓋居閒和解之。誠一依違。玄蘇厲聲言曰：今日之議、不得首鼠兩端、不欲講和。乃欲戰耳。因辭訣還。韓始懼、稍修邊備。明亦聞之。申嚴海防。天正十九年夏、秀吉復遣義智、責哈在釜山旬餘、不得報。怒而還。秀吉志益決。秀吉初無子。先是、姬人淺井氏生男鶴松。秀吉絕愛之。是歲鶴松夭。乃悲哀累月、心忽忽不樂。因屢出遊、以自遣。一日登清水寺閣、西望、謂從者曰：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爲。乃還、大會諸將帥、謂之曰：吾藉諸君之力、平定海內、亦可以休矣。特諸醜夷有阻王化者、吾

奄掩通盡掩其國而有之也

愕眙驚視貌

那古邪在肥前

深羞之。吾欲以邦治委內府而自將入朝鮮。以其兵爲先鋒。以入於明。彼拒我命。則擊滅之。遂自遼東直襲北京。奄有其國。多割土壤。以予諸君。使諸功臣皆厭其望。不亦快乎。我籌之已熟。事非甚難。諸君其能爲我出力耶。諸將帥愕眙相視。莫敢對者。浮田秀家進曰。殿下舉此無前之事。誰不努力者。衆莫敢異議。內府謂秀次也。秀次時爲內大臣。敍正二位。於是秀吉奏請遣諸將之國。各具兵食。命九鬼嘉隆造大艦數千艘。大廳聞秀吉赴海外。憂恐至廢寢食。乃議使秀家代往。而自出陣肥前。以爲策應。乃大城于那古

文祿後陽成天皇年號

邪建爲行營。十二月分朝鮮地圖于諸將。部署其所。嚮分西南四道兵爲八軍。以嚮韓之八道。文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發京師。或曰。蓋以善漢文者從。秀吉笑曰。吾此行將使彼用我文耳。四月至安藝。謁嚴島祠。投百錢。祝曰。吾而勝明。面者居多。乃投皆面矣。衆大喜。蓋豫糊合兩錢也。遂至那古邪。諸軍會者凡十五萬人。糧食稱之。

(一) 徒手取天下。唯有吾與若而已。不得要領。被堅執銳。戰必勝。攻必取。首鼠兩端。大丈夫當用武。萬里之外。何自悒鬱爲。(二) 蓋漢文ヲ善クスル者ヲ以テ從ヘザ

ル、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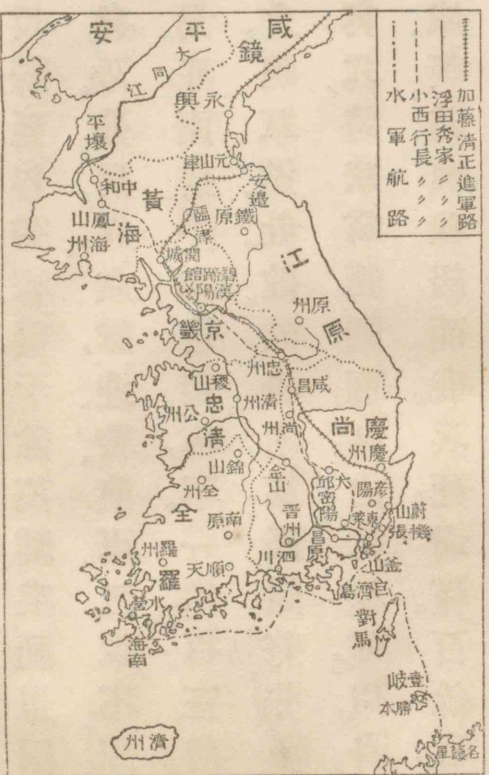
碧蹄驛之戰

賴 襄

稟告也

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爲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疎、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爲。正則有愧色。當是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爲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

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



矣。願與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

獨不肯還
曰、諸君皆
去、吾當獨
留、吾受命
外征、固不
期生、吾老

隆景不得已而還。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鏃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僅以身免，遂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

虞憂也。

恐虜兵追躡，羣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

豐公裂册書

賴 襄

三道慶尙全羅
忠清也、
再造猶言再生

慶長元年八月，明韓使者共至界浦。二十九日，造伏見。秀吉使柳川調信責韓使者曰：「吾收兵而汝國未獻三道，今又不使王子來謝再造之恩，乃遣微者辱我。我不許汝入見。」二使因行長謝弗聽。九月二日，使毛利氏列兵仗，延明使者入城。諸將帥皆坐，頃之，秀吉開幄而出，侍衛呼叱。二使慙伏，莫敢仰視。捧金印。

袷衣、長衣也。

扯、本作撻、音奢
裂開也。
髡、剃髮、斥、明去。

三奉行、石田三
成、增田長盛、大
谷吉隆。

冕服、膝行而進。行長助之畢禮。三日饗使者。既罷，秀吉戴冕被袷衣，使德川家康以下七人各被其章服，召僧承兌讀冊書。行長私囑之曰：「冊文與惟敬所說，或有齟齬者，子且諱之。」承兌不敢聽，乃入讀冊于秀吉之傍。至曰：「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變色，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扯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髡虜之封哉！且吾而為王，如天朝，何？』乃召行長，謂讓曰：『汝敢欺罔我，以為我邦之辱，吾將併汝與明使者誅殺之。』行長股栗，諉罪於三奉行，出書牘數通為證。承兌亦救解之。事纔得止，而秀吉怒未釋。即夜

命加藤清正、大谷吉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逐明韓使者，賜資糧遣歸。使謂之曰：「若亟去告汝君，我將再遣兵屠而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悉會故行臺柳川，調信私囑黃慎曰：「太閤意已決矣。速獻三道，使王子來謝，不則貴國復被禍矣。惟敬猶疑其虛喝，已而見沿道治兵狀，則大驚奔去。」

再造之恩 懼伏 齟齬 扯裂 欺罔 虛喝

蔚山嬰守 一

賴

襄

慶長二年十一月，邢玠入韓，聚議都城，以為和兵持

聲、宣言也、

重。若待秀吉親濟者。其志不在小。宜及今擊之。會明諸道募兵皆至。乃分爲三。李如梅將左軍。高策將中軍。李芳春解生將右軍。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分屬三軍。以楊鎬麻貴統之。糧餉火器皆極豐備。期以十二月進攻焉。我諸將聞之。益修城壘。清正巡視西生諸寨。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與毛利氏援卒俱修蔚山。明諸將議曰。秀吉諸將。清正最勇悍。先克清正。則餘從風解。乃聲向順天。以牽行長。而諸軍會慶州。留高策于彥陽。以絕釜山援路。而李如梅解生等皆萃于蔚山。蔚山土木未竣。淺野幸長將往蔚山。監役至。

嬰、繞也、

響、樂通羣也、

彥陽。遇明兵。麾衆而進。將士覩之。爭赴明軍。幸長身被十餘創。猶進而已。其將龜田某力諫。使二從士回其轡。而以刀鞘鞭馬。馬奔蔚山。清兵衛望見。出城迎入。時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外郭。幸長代清正。率厲將士。嬰壁守之。明兵以幸長爲清正也。欲必獲之。攻擊甚急。幸長自放銃。無不命中。時開門突戰。殺傷過當。麻貴茅國器鼓衆攀壁。前者墜。後者登。晝夜不歇。城兵欲告急於清正。清正時在機張。相去三日程。敵衆充塞道路。幸長曰。誰可往者。近臣木村某奮請往。幸長壯之。予以善馬。已出門。明兵響集。木村一

彈正、斥淺野長政、長政時爲彈正少弼、兜盞、首鎧也、

騎馳突萬衆中、一日一夜達機張、見清正告急、清正大驚、投袂而起、左右或止之曰、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而我寡兵、援之終不能保、不若棄之也、清正曰、彈正囑我曰、緩急幸援我兒、今餒之敵、何以立天下、乃率見兵五百人、人負糧食、登舟赴援、與明候船戰、江中走之、清正自蒙銀兜盞、杖薙刀、立船首、指麾士卒、明韓諸軍指目、莫敢近者、遂入蔚山、

蔚山嬰守 二

鎬貴謂將士曰、清正定入城矣、猶檻虎而刺之也、明日合諸軍、蟻附而上、清正令將士投大石巨材、擊卻

飛樓、高樓也、佛郎機、大砲名、自佛國出、故名、

瘡、當作輝、音君、手足拆裂也、瘡、珠玉反、手足中寒瘡也、

之、即夜與數百騎襲明軍、大獲而還、敵更起飛樓、以火筒佛郎機百道竝攻、城壘震裂、清正與幸長堅守、不屈、鎬貴知其不可力取、乃下令休戰、合圍十晝夜、斷我汲道、城兵飢渴、皆嚙紙、煎壁土、刺馬飲其血、馬盡、乃飲溺、夜出城外、搜明人尸、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天大雪、士卒瘡痍、有墜指者、而清正意氣自若、益修守具、用銃及紙礮、日斃明兵數百千人、鎬貴夜設伏、而曉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舉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時黑田

孝高在梁山使使告釜山曰蔚山急矣即陷諸城隨之不可不趣援諸將然之豐臣秀秋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加藤嘉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政藤堂高虎其子高良脇阪安治等將騎卒五萬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行長自海上會之三年正月秀秋等至彥陽擊破高策與昌原軍皆赴蔚山行長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楊鎬聞我軍自三面至挺身先遁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得一馬鞵于水涯返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長政即馳躡明軍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清正與幸長



乃開門合擊敵衆崩駭獨其將吳惟忠茅國器殿而回戰吉川廣家奮擊走之明軍大走遺棄糧仗蔽野秀吉得蔚山捷聞賜手書於清正賞之

清正曰ハク彈正我ニ囑シテ曰ハク緩急幸ニ我ガ兒ヲ援ヘト今之ヲ敵ニ餒セバ何ヲ以テカ天下ニ立タント、
二十三字

圓山應舉

菊池 純

圓山應舉初名仙嶺後改應舉字仲選稱主水丹波穴太人早歲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幽汀嶄然見頭角其畫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爲粉本別開生面凡花

石田叔明號幽汀京都人初學狩野派畫後成一家天明六年卒

袁祖仙 猿
唐琴 蛙
岸駒 虎

矢背里、在京都市東北郊外、

鞍馬山、在京都市北方、其山麓有鞍馬村、

卉鳥獸皆寫其真、設色之精、意匠之妙、剴備周密、不遺餘力、遂為一代宗工、名喧都鄙、嘗欲畫睡豬、未審其狀、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來者、因叩其狀、婆曰、不記也、他日有睡豬、應速報之、君宜來觀、居月餘、婆急來告曰、今旦有野豬、睡臥篋中、仲選大喜、拉二三門人往觀、細描其狀、自以謂能寫其神、會有老農夫、自鞍馬來、乃出圖、示之曰、尚有可議乎、否、農夫熟視久之曰、畫則佳矣、獨惜其未真耳、仲選詰之、農夫曰、此死豬耳、非生豬也、至若生豬、雖睡時、頸毛怒張、有可怖之狀、此圖雖佳、未見其能然、故曰、此死豬耳、非

生豬也、應舉感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以、示農夫、農夫抵掌曰、是真睡豬也、後老婆來、語曰、前日睡豬、閱



一夜死、仲選曰、果然、因語以農夫言、又有乞鷹畫者、仲選檢模本、無當意者、遂詣大阪某侯邸、面見飼鷹

巨擘謂卓出人羣者擘音博大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

寫其真予之。後有鷹師觀之曰：此畫饑鷹也。仲選將問其故。鷹師不告而去。乃遣人大阪詳問前日鷹則新獲而未與食者。其平生用意如此。所著有青山紅葉。後素餘言等。弟子長澤蘆雪、僧月仙等最爲巨擘。

- (一) 嶄然見頭角 粉本 別開生面 設色 劉備周密 巨擘
- (二) 睡眠 熟視 諦視 注視
- (三) 不必泥規矩 必不安 小成一

塙檢校傳 節錄

依田百川

武州兒玉郡保己野村有一瞽者。菽野氏名辰之助。家世農。辰孤七歲喪明。天資強敏。聞一事。經年不遺。居三年。母死。家益貧。乃與一瞽友相携來江戶。訪親戚。

戚既死久矣。二瞽泣於九段阪。有幕士內藤安房過焉。憫之。投餐數日。托二瞽於瞽師兩森須賀一。學琴。瞽友技大進。爲師所激賞。而辰刻苦四年。一無所得。乃授以鍼術。復不成。安房曰：這廝別有所長。此等技不足以發其天機也。因授以古今國歌。諳記如素習者。乃就師修學。乞人寫其所欲言。書成示之師。大驚曰：如此大才。非吾所及。於是辰改名保己。一專事讀書。常使人誦之。默聽一過。自誦不差一字。須賀一愛之。會同門人豐一死。多遺財。保己當嗣。辭不受。強之。保己正色曰：無勞食人之食。吾所恥也。且貸財求利。

晰音制目明也
晉音質目不明也

文公水戶藩主
德川治保私謚

不異於竊盜。不謂鷹雖死不啄穗乎。遂辭去。須賀一益奇之。爲納貲補勾當。保己乃下帷教授。聲名大興。保己嘗曰。學者晰於漢而晉於我。可乎。吾雖盲於目。豈瞽於心。乃置書手六人。坐我側。聚羣書讀且寫之。自朝至暮。數年如一日。凡海內祕書奇籍。莫不纂錄焉。天明三年。陞檢校水戶文公。召校正日本史。賜月俸十口。既而上書幕府。乞置和學講談所於番町。編纂羣書類。從六百三十五冊。尋續成千百八十五冊。幕府特命幕士長文墨者。就其役。享和三年。爲總錄。又編纂史料。蓋六國史及扶桑日本二紀略。後無正

佚同逸

史。獨水戶義公編日本史。亦止。後小松帝。保己謂古記錄往往散佚。不及今。謄錄保存。何以見古典舊例。因有此舉。云。保己爲人。溫厚循篤。與人接。不別貴賤貧富。治家節儉。食無兼味。財有餘裕。舉以購書。藏書數萬冊。文政四年。爲總檢校。明年七月九日。病死於家。享年七十七。保己記性最強。嘗講源語。適夏夜。風來。燈滅。門人請點火。保己笑曰。何有眼者之不幸也。

(一) 激賞 纂錄 散佚 食無兼味 (二) 記性最強 強記

陶器

重野安 繹

陶器爲我國產之最。作之方。細碎粘土之精良者。

窯音羊與窰同俗作窑燒瓦窰也

釉音由物有光也釉藥訓ツヤグスリ

及磁土長石與水鎔合捏和隨意製形納於窯以陶化名之素燒磁土狀如白砂如單用粘土則其形縮小故必加之然二者粘合寡力易致崩潰故必加長石長石爲熱鎔解如飴如硝子能接合粘磁二土蓋陶器爲日用必需之具故各地製造甚盛多輸出海外諸國其額與生絲漆器相比素燒其觀不美有存汚點及浸染液體之患故施之以釉藥塗之器面再置窯中陶成則釉藥鎔化形制完具陶器有繪紋山水花鳥等不一畫之多先以色料繪素燒之面後塗釉藥

行基姓高志氏天平二十一年寂年八十二

上古陶器其製甚粗類今土器奈良朝時僧行基始傳用釉藥之方後五百年至鎌倉氏之始加藤四郎左衛門景正者游於宋研究其術歸開陶窯於尾張瀬戸後又四百年足利氏時祥瑞五郎大夫赴明修其術迨還開業於肥前唐津豐臣氏之征朝鮮肥前鍋島氏擒良工歸起業其領土其後各地陶窯繼興其技益進精巧迥出乎支那朝鮮之上稱爲萬國之冠陶窯肥前伊萬里尾張瀬戸加賀九谷京都清水粟田尤著備前美濃會津伊勢質較下而瀬戸自景正創業凡七百年地舊技熟故其所製色清白而質

堅剛。價亦頗廉。最適衆人需用。世呼曰瀨戶物。以爲陶器通稱。

陶工巴律西傳

中村 正直

巴律西名曰培那德。法國人。一千五百十年。生于亞染。其父貧。不能使巴就鄉塾。巴常語人曰。我少時無書。以森羅萬象爲書耳。往設因的。畫玻璃爲活。自有妻子。所得不足餬口。一日有人示以意大利名工所作磁杯。光色潔白可愛。巴心謂我亦可能作之矣。自是專注心于此。始欲究知燒五色之藥。集諸藥。舂爲粉。破土器爲幾片。塗以藥。燒之於竈。經試不效。巴作

磚同。輒音專。瓦也。卽煉瓦也。

煬音陽。呼火熾猛爲煬。

竈於戶外。試驗多年。家財爲之蕩盡。隔家三里。有燒磚窯。又買土器塗藥往試焉。終不成。巴又往近村玻璃窯。燒土器三十餘。火熾熱透諸藥。中有鎔發綵色者。至於白色則未也。後二年。繼續經驗。猶無功。巴思爲一大試驗。塗諸藥於三百餘土器。燒于玻璃窯。可四時出窯。則鎔和者有一焉。熱退藥乾。色漸爲白。巴狂喜奔歸。示之于妻。巴意益奮。擇近地。自運磚作玻璃窯。八月而成。自埏埴作土器。煉藥物。貯薪柴。百物備辦。然後起火煬竈。視火候。不交目睫者六晝夜。而白色終不成。巴深思其故。又欲新合藥物。而囊已虧

謫、同謫、責也、答也、

空。遂借財于友人，以新藥試之。妻子交謫，他人嘲笑。巴如耳不聞者，投土器于窯。火既熾，藥猶未鎔，欲添火力而薪盡矣。毀籬墻燒之，猶不鎔。俄而屋內有摧裂聲。妻子驚視，則家中椅卓投於火矣。廚裡度架折為薪矣。妻子號哭，四鄰笑以為狂。然以是火候漸至，棕色之缸變為白，滑澤可鑑。於是經驗之功始成焉。會有酒家翁恤巴窮，許以寄食。巴所造尙未滿意。故人或欲買之，未肯曰：我不敢賣粗品，以損名聲也。愈益刻苦，一蹶一進，漸精漸熟，終至妙境。自始從事，至于發賣，歷十有八年矣。艱難苦楚，不可殫述。巴嘗曰：

庚、音諭、失志懷憂也、一作瘼

始余作窯，上無屋，風雨交侵，衣裳沾濕，渾身蹉跎于泥中。數日不眠，不食，體羸肉消，匍匐僅行。妻子怒罵之聲，與狗吠貓嗥相聞。當是時，予之庾思泣血，如何也。予自怪予之不死也。巴既為名工，猶謂圖畫未工。因集草木鳥獸蟲魚，躬寫其真，數年不已。遂究極蘊奧。雖本草名家，無以過也。故巴所製碗碟缸瓮，其圖精妙無倫。至今稱陶工者，必推巴為巨擘矣。

新編漢文讀本卷二終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訂正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訂正發行

新編漢文讀本				
卷一	金貳拾五錢			
卷二	金貳拾七錢			
卷三	金貳拾八錢			
卷四	金三拾錢			
卷五	金三拾八錢			

編纂者 簡野道明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〇七番地

發行者 三樹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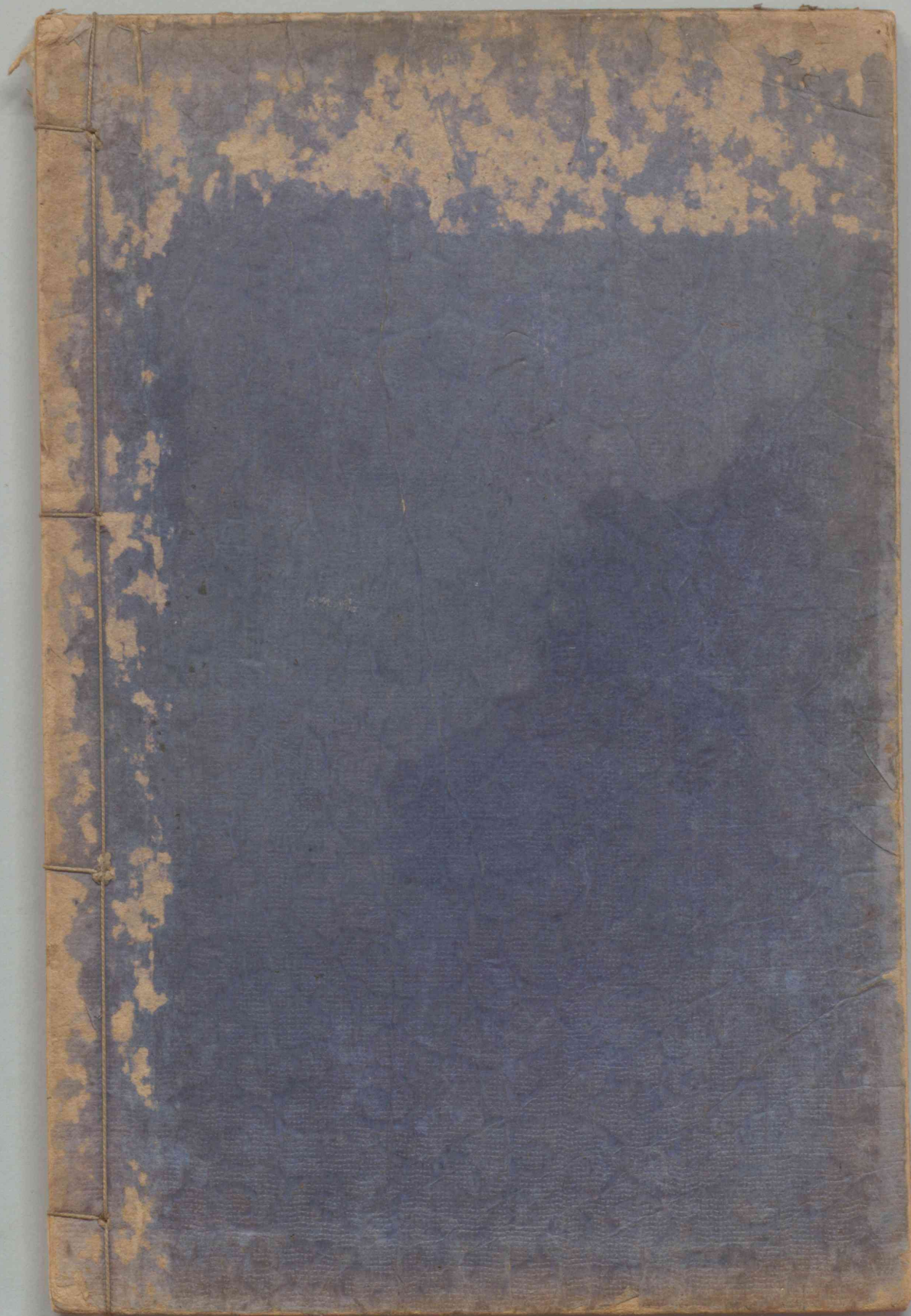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明治書院
電話本局二四三八番



give lessons in English 私はあなたが英語の稽古をなすつて下さると承りました I should (or—would) like to come three times a week 私は一週二三度上(アガ)りたいものでございます

A.

失禮を顧みず一書を差上げます
(to write to)

I take the liberty to write to you.
明後日私の宅へ御出を願はれませう
まいか

May I ask you to come to my
hous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いつでもそれに取りかゝる (take
it up) 様に心構へをして居ます

I am ready to take it up at any
time...

B.

本曜の外は晩には在宅して居ます

I am quite free in the evening
except on Thursday.

あの方の御謝儀は如何程か(私ハ)
知りません

I don't know what is his payment.

一時間につき壹圓づゝ拂ひます

I will pay one yen an hour.

御都合が宜しければ午前に伺ひま
す

I will call on you beforenoon, if
it suits you

LESSON XXIX.

HABITS OF FLOWERS.

花の常習

hab'its 常習 tu'lips ウツコン

コー wa'ter-lil'ies 水蓮 dan'

de li on タンポ、 pro tects' 保

護する mor' ning-glo ry 朝顔

ways of doing things 物事をする

ことの方法 just as people have

丁度人類がする如く nearly all
flowers 殆んど總ての花 turn

to the light 日光の方へ向く

plants 植木 shut up at night

夜中閉る One morning 或る朝

a lady 一貴婦人 out flew 飛出

した till too late あまり遅く

まで the night before 前夜

so that 夫故に all day 終日

He stopped to rest in the tulip 彼

はチューリップの中に休まんと留

りました a fine bed 美しき寢

床 that night. その夜 wouder

驚く、恠む if he slept any better

彼がもつと能く眠つたかを

than he would have slept in the

hive! 彼は蜂の巢の中に眠つたで

ある一よりは close 閉ぢる

its green covering それの緑なる蓋

every night 毎夜 a bud 蕾

protects it from the heat 熱からそ
れを守る hang down 垂れる
They look as if they were nod-
ding in their sleep. 彼等は彼等の
睡眠に於てうなづきつゝありしか
の様に Most flowers 大概の花
last for some days 四五日の間續く
only a short time 唯僅かの間

A.

老人は寝入らんとする様に眼を閉
ぢた

An old man closes his eyes as if
he is going to sleep.

多くの蓮荷花は朝開く
Many water lilies open in the mor-
ning

あなたはその寺へ参詣し (vis'it) た
くありませんか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that tem-
ple?